H. H. MU
CHINESE LIBRARY

宋文蹕目錄

卷九

王安石進戒疏
王安石論本朝百年無事
王安石乞退表
王安石與馬運判書
王安石答錢公輔學士書
王安石答曾公立書
王安石答李秀才書

王安石周公論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序
王安石度支副使廳壁記
王安石芝閣記
王安石撫州三清殿記
王安石讀孟嘗君傳
王安石讀江南錄
呂惠卿建寧軍節度使謝表
宇文之邵上皇帝書

孫洙資格
李清臣論星變
范純仁司馬公詩序
范純仁王尊道先生講學記
范純仁薛氏樂安莊記
范祖禹請聽政踈
范祖禹論宦官
孫覺論君臣相疑之弊
孫抃論宦官太盛

宋文歸目錄卷九終

宋文歸卷九

竟陵鍾　惺伯敬父選評
古吳楊　彝子常父參閱

王安石進戒疏

臣某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竊以為陛下既終亮陰。考之於經。則羣臣進戒之時。而臣待罪近司。職當先事有言者也。竊聞孔子論為邦。先放鄭聲。而後曰遠佞人。仲虺稱湯之德。先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而後曰用人惟己。蓋以謂不淫耳目於聲色玩好之物。然後能精於用志。能精於用志。然後能明於見理。能明於見理。然後能知人。能。

鍾惺曰數語隱隱自負

孫鑛曰傾動人主處亦婉切

知人然後任人可得而遠忠臣良士與有道之君子類進於時有以自竭則法度之行風俗之成甚易也若夫人主雖有過人之材而不能早自戒於耳目之欲至於過差以亂其心之所思則用志不精用志不精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邪說詖行必窺間乘殆而作則其至於危亂也豈難哉伏惟陛下即位以來未有聲色玩好之過聞於外然孔子聖人之盛尚自以為七十而後敢縱心所欲也今陛下以鼎盛之春秋而享天下之大奉所以惑移耳目者為不少矣則臣之所豫慮而陛下之所深戒宜在於此天之生聖人之材甚吝而人之值聖人之時甚難天既以聖人之材付陛下則人亦將望聖人之澤

於此時伏惟陛下自愛以成德而自強以赴功使後世不失聖人之名而天下皆蒙陛下之澤則豈非可願之事哉臣愚不勝惓惓唯陛下恕其狂妄而幸賜省察

茅坤曰於亮陰初以聲色二字為遠佞人之本便是荊公得力學問

王安石論本朝百年無事

臣前蒙陛下問及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故臣以淺陋誤承聖問迫於日晷不敢久留語不及悉遂辭而退竊惟念聖問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無一言之獻非近臣所以事君之義故敢昧冒而粗有所陳伏惟太祖躬上智獨見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偽指揮付託必盡其材變置施設必當其務故能駕馭將帥訓齊士卒外以扞夷狄內以平中國於是除苛賦止虐刑廢強橫之藩鎮誅貪殘之官吏躬以簡儉為天下先其於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為事太宗承之以聰武真宗守之以謙仁以至仁宗英宗無有逆德此所以享

國百年而天下無事也仁宗在位歷年最久臣於時實備從官施為
本末臣所親見嘗試為陛下陳其一二而陛下詳擇其可亦足以申
鑒於方今伏惟仁宗之為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出於自然
而忠恕誠慤終始如一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
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己棄財於夷狄而終不忍加兵刑平而公
賞重而信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因任衆人
耳目拔舉疏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蓋監司之吏以至州縣無敢暴
虐殘酷擅右[illegible]發以傷百姓自夏人順服蠻夷遂無大變邊人父子
夫婦得免於兵死而中國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嘗妄興一

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已棄財於夷狄而不忍加兵之效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敢強横犯法其自重慎或甚於閭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效也募天下驍雄横猾以爲兵至百萬非有良將以御之而謀變者輒敗聚天下財物雖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獨鉤考而斷盜者輒發凶年飢歲流者填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輒得此賞重而信之效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能大擅威福廣私貨賂一有姦慝隨輒上聞貪邪横猾雖間或見用未嘗得久此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之效也自縣令京官以至監司臺閣陞擢之任雖不皆得人然一時之

葛坤曰机鋒露矣

所謂才士罕蔽塞而不見收舉者此因任衆人之耳目拔舉疎遠而随之以相坐之法之效也升遐之日天下號慟如喪考妣此寛仁恭儉出於自然忠恕誠慤終始如一之效也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獘而無親友群臣之義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為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閒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廁其閒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法以科名資歷叙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黜察之人

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於考績○而游談之衆○因得以亂真
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
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壞於繇役○而未嘗特見救
恤○又不為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未嘗申敕訓
練○又不為之擇將而久其疆場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
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寔○而未有以合
先王親疏隆殺之宜○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
勤而國不強○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
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葢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

儉○忠恕誠慈○此其所以獲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聖之質○承無窮之緒○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終○則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臣不敢輙廢將明之義○而茍避諱忌之誅○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則天下之福也○取進止○

鍾惺曰○介甫觀其遣詞命意○抑揚輕重○則其胸中變法改作之意已隱隱散見於一篇中矣○然在事前觀之○則語語正論○亦安知其変法改作之為禍大也○甚矣聽言之不易知也○

孫鑛曰詞能達意

王安石乞退表二

臣其言近具表乞解機務伏奉手詔未賜俞允者聖恩所及有隆天重地之施私義未安有深淵薄冰之懼竊惟成湯高宗之世有若伊尹傅說之臣其道則格於帝而無疑其政則加乎民而有變后惟時乂相亦有終迨乎中世之陵夷非復古人之髣髴忠或不足以取信而事事至於自明義或不足以勝姦而人人疑之為數以此乘权而久處就能特祿以少安此臣之慮危於居寵之時而朕亦有均勞之乞況於抱病浸以瘵官伏惟陛下道與日躋德侔乾覆哀一夫之失所樂萬物之皆昌矧夫眷遇之優既已勤劬之久宜蒙善貸使獲曲

全賜其疲戮之身假以安閑之地則敝車無用猶可具於芻薪棄席未忘或再施於筆幄

鍾惺曰終不賬心之言想見此老崛强

王安石與馬運判書

運判閣下比奉書即蒙寵答以感以怍且承訪以所聞何閣下還下之周也嘗以謂方今之所以窮空不獨費出之無節又失所以生財之道故也富其家者資之國富其國者資之天下欲富天下則資之天地蓋為家者不為其子生財有父之嚴而子富焉則何求而不得今闔門而與其子市而門之外莫入焉雖盡得子之財猶不富也蓋近世之言利雖善矣皆有國者資天下之術耳直相視於門之內而已此其所以困與在閣下之明宜已盡知當患不得為耳不得為則尚何賴於不肖者之言耶今歲東南饑饉如此汴水又絕其經畫固

勞心私竊度之京師兵食宜窘新芻百穀之價亦必踴以謂宜料簡兵之驕惰者就食諸郡可以舒漕輓之急古人論天下之兵以爲猶人之血脉不及則枯聚則疽分使就食亦血脉流通之勢也儻可上聞行之否

茅坤曰論財是荊公本色

茅坤曰太倨

王安石答錢公輔學士書

比蒙以銘文見屬足下於世為文人力足以得顯著銘父母以屬於不腆之文似其意非苟肰故輒為之而不辭不圖乃猶未副所欲欲有所增損鄙文自有意義不可改也宜以見還而求能如足下意者為之耳家廟以今法準之恐足下未得立也足下雖多聞要與識者講之如得甲科為通判通判之署有池臺竹林之勝此何足以為太夫人之榮而必欲書之乎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苟不能行道適足以為父母之羞況一甲科通判苟粗知為辭賦雖市井小人皆可以得之何足道哉何足道哉故銘以謂閭巷之士以為太夫人榮明天下

有識者不以置悲歡榮辱於其心也太夫人能異於閨巻之士而與天下有識同此其所以為賢而宜銘者也至於諸孫亦不足列就有五子而無七孫者乎七孫業之有可道固不宜畧若皆兒童賢不肖奉可知刻之於義何當也諸不具道計足下當與有識者講之南去愈遠君子惟順愛自重

鍾惺曰詞雖嚴厲義寛正大觀其胸中筆下自有凌駕一世之意

鍾惺曰意不在法一語先雖倒衆人具見辣手

王安石答曾公立書

其啓示及青苗事治道之興邪人不利一興異論羣聾和之意不在於法也孟子所言利者為利吾國利吾身耳至狗彘食人食則檢之野有餓莩則發之是所謂政事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一部周禮理財居其半周公豈為利哉姦人者因名實之近而欲亂之以眩上下其如民心之順何始以為不請而請者不可遏終以為不納而納者不可却蓋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不得不然也然二分不及一分一分不及不利而貸之貸之不若與之然不與之而必至於二分者何也為其來日之不可繼也不可繼則是惠而不知為政非惠

而不貴之道也故必償肰而有官吏之俸輦運之費水旱之遁鼠雀之耗而必欲廣之以待其飢不足而直與之也則無二分之息可乎則二分者亦常平之中正也豈可易哉公立更與深於道者論之則某之所論無一事不合於法而世之譊譊者不足言也因書示及以為如何

鍾惺曰特論似正此神宗所以信而不疑也

孫鑛曰詞正而意婉

王安石答李秀才書

昨日蒙示書今日又得三篇詩足下少年而已能如此輔之以良師友而為之不止何所不至自涇至此蓋五百里而又有山川之阨足下樂從所聞而不以為遠亦有志矣然書之所願特出於名名者古人欲之而非所以先足下之才力求古人之所汲汲者而取之則名之歸孰能爭乎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古之成名在無事於文辭而足下之於文辭方力學之而未止也則某之不肖何能副足下所求之意邪

鍾惺曰規諷處儼以賢者自待有體之文也

鍾惺曰好士一也孟嘗春申行之固亂世

王安石周公論

甚哉荀卿之好妄也。載周公之言曰。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千有餘人。是誠周公之所為。則何周公之小也。夫聖人為政於天下也。初若無為於天下。而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其法誠修也。故三代之制。立庠於黨。立序於遂。立學於國。而盡其道以為養賢教士之法。是士之賢雖未及用。而固無不見尊養者矣。此則周公待士之道也。誠若荀卿之言。則春申孟嘗之行。亂世之事也。豈足為周公乎。且聖世之事。各有其業。講道習藝。患日之不足。豈暇遊公卿之門哉。彼遊公卿之門。求公卿

事而出之周公便是聖賢所為豈可同日而語

之禮者皆戰國之新民而毛遂侯嬴之徒也荀卿生於亂世不能考論先王之法著之天下而惑於亂世之俗遂以為聖世之事亦若是而已亦已過也且周公之所禮者大賢與則周公豈唯執贄見之而已固當薦之天子而共天位也如其不賢不足與共天位則周公如何其與之為禮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蓋君子之為政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悅之則日亦不足矣使周公知為政則宜立學校之法於天下矣不知立學校而徒能勞身以待天下之士則不唯力有所不足而勢亦有所不得也或曰仰祿之

士猶可驕。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夫君子之不驕。雖闇室不敢自慢。豈爲其人之仰祿而可以驕乎。嗚呼。所謂君子者。貴其能不易乎世也。荀卿生於亂世。而遂以亂世之事量聖人。後世之士。尊荀卿以爲大儒。而繼孟子者。吾不信矣。

鍾惺曰。此摑待士自是周公盛德事。而安石駁之者。不過欲文其驕倨執拗之過耳。然說出一段學校養賢正論。使人不敢開口。所謂大言欺人者。此類是也。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序

安石與宋次道同爲三司判官時次道出其家藏唐時百餘篇委余擇其嘉者次道因名曰百家詩選廢日力於此良可悔也雖然欲知唐詩者觀此足矣

鍾惺曰數語有商彝周鼎之色荆公文品故可貴

譚元春曰如老梅偶着一二花古雋之極

茅坤曰何等識見何等筆力

王安石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三司副使不書前人名姓嘉祐五年尚書戶部員外郎呂君沖之始稽之衆吏而自李紘已上至查道得其名自楊佾已上得其官自部勑已下又得其在事之歲時於是書石而鑱之東壁夫合天下之衆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强桀大而後能如是而天子猶為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耳雖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給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猶

、不得也、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為先急而況於後世之紛紛乎三司副使方今之大吏朝廷所以尊寵之甚備蓋今理財之法有不善者其勢皆得以議於上而改為之非特當守成法吝出入以從有司之事而已其職事如此則其人之賢不肖利害施於天下如何也觀其人以其在事之歲時以求其政事之見於今者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財之方則其人之賢不肖與世之治否吾可以坐而得矣此蓋呂君之志也

鍾惺曰荊公理財大意始終不出於此

鍾惺曰文勢猶龍与昌黎獲麟解同一端倪

王安石芝閣記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數其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錫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野老攀緣狙杙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裂絶幽窮隱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於九州四海之間蓋幾於盡矣至今上即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神奇之産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間而山農野老不復知其爲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惡而能成天下之風俗况於行先王之治哉太丘陳君學文而好奇芝生於庭能識其爲

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閣於其居之東偏。掇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芝之一也。或貴於天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時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予之所以歎也。

鍾惺曰。若頌若譏。感慨係之。想此老落筆時。定不作文字見也

鍾惺曰下語皆有意義故文品尊貴

王安石撫州祥符觀三清殿記

臨川之州城橫溪上。西出出城之上。有宮巋然。溪之浤浤流過其下。東南之山。皆在其門戶牕牖之間者。曰祥符觀。觀之中有屋四注。溪五十五尺。廣七十二尺。陛之高居溪十八分之一。楹二十有四。門兩夾牕。中象三清。旁象二十有六者。曰三清殿。用其師之說。以動人。而能有此者。曰道士黎自新。出其力以歸於道士之說。而卒成此者。曰皇之人鄧佺。佺之子表。故常與余遊。余之歸。表語其父之事。而乞余文。余不能拒也。夫用其師之說。以動人者。道士也。余力顧出道士下。復何云哉。

不說盡妙

茅坤曰一句結有無限意

王安石孟嘗君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鷄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鷄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鍾惺曰高論聳人於石聳動一時君臣者在此

□神□行□究曲議鉉誣潘佑處可謂刺骨之論

王安石讀江南録

故散騎常侍徐公鉉奉太宗命撰江南録至李氏亡國之際不言其君之過但以歷數存亡論之雖有愧於實録其於春秋之義箕子之説徐氏録爲得焉然吾聞國之將亡必有大惡惡者無大於殺忠臣國君無道不殺忠臣雖不至於治亦不至於亡紂爲君至暴矣武王觀兵於孟津諸侯請伐紂武王曰未可及聞其殺王子比干然後知其將亡也一舉而勝焉季梁在隨隨人雖亂楚人不敢加兵虞以不用宮之奇之言晉人始有納璧假道之謀然則忠臣國之與也存與之存亡與之亡予自爲兒童時已聞金陵臣潘佑以直言見殺當時

京師因舉兵來伐數以殺忠臣之辜及得佑所上諫李氏表觀之詞意質直忠臣之言予諸父中舊多為江南官者其言金陵事頗詳聞佑所以死則信然則李氏之亡不徒然也今觀徐氏録言佑死頗以妖妄與予舊所聞者甚不類不止於佑其它所誅者皆以辜戾何也予甚怪焉若以商紂及隋虞二君論之則李氏亡國之君必有濫誅吾知佑之死信為無辜是乃徐氏匿之耳何以知其然吾以情得之大凡毀生於嫉嫉生於不勝此人之情也吾聞鉉與佑皆李氏臣而俱稱有文學十餘年爭名於朝廷間當李氏之危也佑能切諫鉉獨無一說以佑見誅鉉又不能力諍卒使其君有殺忠臣之名踐亡國

之禍皆鉉之由也鉉懼此過而又耻其善不及於佑故匿其忠而汙
以它辠此人情之常也以佑觀之其它所誅者又可知矣噫若果有
此吾謂鉉不唯厚誣忠臣其欺吾君不亦甚乎
鍾惺曰言雖刻薄耽度小人忌嫉之心自是文中老吏

吕惠卿建寧軍節度使謝表

備嚴近之選而抵非常之愆當清明之朝而罹甚重之譴孽乃自作咎將誰歸伏念臣起自諸生暗於大道持窺啓之聞而欲經於事變信呻吟之得而希掛於功名分既過逾理宜顛越矧先帝有為之始乃群材願効之時輒先要津以閱賢路雖預討論者三四事而參綂務者一二年凡是蠹國害民之繇寔臣懵學誤朝之致豈亦下流之所處更令衆惡以皆歸偶失當時士師之刑難逃今日司直之論尚蒙善貸未寘嚴誅特從四裔之遷以正三凶之比衆疲遠謫人皆知其難堪親爱生離聞者為之太息伏惟皇帝陛下天仁自得聖孝光

○充撫予斂之遺蔵每加悽愴顧廟堂之舊物寧不盡傷特罪悔之至

○淚猶典刑之為屈龍鱗鳳翼已絶望於攀援蟲臂鼠肝一寘心於造

○化滂逐言出莫知所從

鍾惺曰語語只引罪而吐吞中却激露不平不服而不敢深辯之

○意欲使人主而疑其有寃也雖小人故智而文字寘妙

宇文之邵上皇帝書

陛下初即大位。念萬世無疆之業。詔求闕失。開闢言路。可謂誼主矣。易家人之初九曰。閑有家。悔亡。九處家人之初。當端其本。以保終吉。民之所以望而則效者。常在於人君繼統之始。此安危之機。不可不慎也。昔成湯既沒。伊尹奉太甲以見厥祖。戒之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陛下新服厥命。惟以祖宗為念。以天人為畏。則小大之事不懈矣。宋之有宋。百有餘年。陛下一日南面而享之。固宜跡其所得之艱難。夙夜栗栗。以勤負荷。承思太祖之武。太宗之文。真宗之畏天克己。仁宗之寬大慈仁。英宗之厲精庶政。立則見五聖於前。行則見於側。

坐則見於堂食則見於杯杅之間詩曰天難堪斯言天不可不畏也書曰民可近不可下言民不可不畏也去歲以來千里不雨近者畿甸遠者河北京東蝗螟蔽野穀價踊貴重以山陵之役京西民力尤爲彫敝臣竊恐萑蒲之盜或貽宵旰之憂爲今之計不過多鬻爵以濁入仕之流廣度僧以奪可畊之民終非計也願令被災之郡許富者糴息於下户官給以質驗待豐歲償其所貸逋者官爲治之其息不過一倍此有餘貲者樂爲而濱死之衆可救溝壑之命陛下又責躬引咎寬獄訟出宮女斥裒斂之吏蠲苛虐之政罷無名之費省勸民之役凡所以蠹政而召悠之氣者舉更革之如此則大異可塞

王化可興也京師者諸夏之本也今薦紳之士不勵名節而以勢利離合踞凹衣服窮扵侈麗車馬宮室過扵軌制姦聲亂色盈溢耳目衢巷之中父子兄弟不敢肩隨孰謂王者之都而風俗一至扵此哉願陛下思所以澄源之法以禮節廉耻磨切臣下崇獎敦厚而都下亦少為之厲禁滌去佻薄之弊淫瀆敗教之具一加遏絕凡侍從輔弼宜慎簡修絜方嚴之臣俾宅其任以允清議古之求賢者數路以取之寵以好爵厚其禮命惟恐其去也而猶有三聘而不顧者有閉門而不納者有踰垣而避之者臣諫扵其君而三不聽則去之其至扵郊也君必使人要之年七十而致其事君不聽則必以几杖錫之

孫鑛曰寫貪仕之情如畫

猶有不稅冕而行者有辭三公而為人灌園者今日仕進之門國家直患不能塞之爾科防日增格令日繁來者日甚拒之日峻猶有假名氏以竊官躋匿苫塊之哀以干寵祿少者增齒以希蚤仕老者匿年以幸晚祿縻之隄防之壞塞其一宂一穴又決蕩肰莫之能止也令限年致仕著於令矣又患其去之不速令於門闕以示百僚而猶不知止者其可痛也陛下盡稍補其弊隆於待士之意示之以至廉之實使衣冠者人人自重庶幾風教之美少近於古去歲諒祚猖獗七八萬衆突至大順廟堂無奇筭守邊無良將臣竊為朝廷憂之慶曆間緣邊之民不解帶者七年國用大窘三將淪没而功不成者陛

下知其然乎。其患在於虜兵常合而我兵常分也。六路兵亡慮二十萬。而二十三州。二百餘寨分屯保戍。則是我兵雖多而散在處處也。賊之來也。大則六監軍衙頭一時俱發。小則隨處寇掠。邊城一面受敵。則所與角戰者無幾。而城寨之兵又各有所守。不可會集。衆寡不敵。則乞師告急。救兵纔至。賊又已去。今賊常以合兵擊我散兵。而我常以不敵之衆。當其鋒。此慶曆之失也。今不改前轍。則後車又將覆也。觀今之勢。其能深入賀蘭。收復十四州。以為我有也乎。臣知其不能也。其能如先朝之舉五路進軍直擣其巢穴乎。臣又知其不能也。計今之利。莫若詔諸道分勅所部將伍。符尺籍而規畫之。若干以為

守若干以為戰。若干以為救兵。救兵必使與戰兵相近而駐於喉亢之地。則可以應猝而不失機會也。唃氏嘗為元昊所殘。南徙歷精亦室厚其種族共為救援。以蠻夷攻蠻夷。計之上也。吐谷渾者。今之文扶羌是也。其俗隨水草遷徙。食肉衣皮毛。無堅甲利刃。臨陣擊刺之技不及於它夷。仰給我之泉茗繒帛。我與之通者。亦特以其馬也。今陰平之民。歲若重役者。句馬戶也。凡羌馬之來。則使之資給費公私之財甚多。而所入之馬。不足以備國乘。不足以戰也。邊吏養羌。非不厚也。而去歲反有安昌之變。塞上之民切齒。且安昌之羌。與南路磨蓬羅多嵒卷林諸寨之羌一也。今閉安昌之路。禁其出入。而諸寨之

茅坤曰御戎之策莫妙于此

馬貿易如故是何異一室而多門者杜其前而闢其後乎臣之縣所管萬户而居民蕭肰者其獘實在於羌也至和講解之後約不敢犯邊而去歲火戎三寨驅殺士卒國家以奉西北虜者勢不得已也今又驕羅小羌而足其無猒之求乎臣愚以為不若杜塞衆路使不得入而絕市無用之馬益以一旅之兵列置諸堡則邊民小安矣為政所重莫急於農耳畊則得食不畊則不得食繫其身之損益也長民者何與焉夫各治其田以厚其生者百姓之私節授民事往而立官以勸課之者人君之公也詩曰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此天子之勸農也又曰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

畜此諸侯之勸農也今監司郡守皆以勸農為目然而未嘗省民臣願立考課之法以農政為殿最言之似迂而富國之良術也郡縣之政類多因循而不甚治者臣知其由也上下牽制不得盡其才故也千里之郡不能興利除害受制於按察也百里之邑不能興利除害受制於郡守也郡縣之吏寧違天子之詔條而不敢違按察之命蓋違天子之詔條未必獲咎而違按察之命其禍可立而待也今一伍之長一平之正以法治其所部上不問其所為也今為民守令而其勢顧不若卒伍之長郡縣之民習知其勢之弱而不畏服其教令此獄訟所以益多也臣願精選監司必以清望假守令之權責其實效

廢循良之吏有聞焉凡臣之所陳明詔之所求也然臣尚有至患不敢嘿嘿又為陛下亟言之臣聞疾未作而先治者善醫也夫居憂而約居樂而泰人情之常也今陛下處則諒闇服則端衰行則菲杖無紛華之事交戟於前誠能以此時遠念將來之失慎微杜漸克己復禮使其志一定則它日雖有可欲之物亦無以勝其習成之性也伯益之戒舜曰罔遊於逸罔淫於樂傅說之戒高宗曰無以逸豫惟以治民夫舜起於耕稼陶漁高宗遯于荒野極知小人之勞而二臣猶戒以此戒之況陛下生長富貴臨御方始則安可不豫為之防哉願陛下聽政之間則命通經之士講明古訓究觀敗亡之主以自創艾

盡孝兩宮浴誦故老聞恐懼修省習而成性矣臣誠私憂過計三載

變除之後永厚陵土漸乾而陛下憂悼之心又已衰殺龍衮冕憑玉

几目有靡曼之色耳有要妙之聲凡所以娛意者畢奏於前自非信

道之深孰得而禦哉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正在於今日

日痛言時政之壞毫無忌諱庶不愧應詔陳言之意